

讀淮南子

俞榮宣

(一) 淮南子考

淮南王安，自漢文帝十六年受封，至武帝元狩元年自殺，在位四十三年。·（紀元前一六四至一二二）當時天下乂安，挾書之命早除，黃老之學復盛。·孝文，孝武，酷好藝文。·至武帝時，方術之士，尤爲一時尊尚；而文人儒術，亦見重於時。·趙綰，王臧等，以文學爲公卿。·公孫弘等，以文學之士，見幸於上。·（見史記武帝本紀）斯時時代背景與淮南王思想，有密切之關係焉。

史記淮南列傳云：「淮南王安爲人好讀鼓琴，不喜弋獵狗馬馳騁，亦欲以行陰德，拊循百姓，流譽天下。·時時怨望厲王死，時欲畔逆。·」

…王心以爲上無太子，天下有變，諸侯並爭；愈益治器械攻戰之具，積金錢，賂遺郡國諸侯，游士，奇才。諸辨士爲方略者，妄作妖言，諛王，王喜，多賜金錢，而謀反滋甚。……淮南王削地之後，其爲反謀益甚。……日夜與伍被，左吳等，案輿圖部署兵所從入。

漢書淮南王傳云：「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，作爲內書二十一篇，外書甚衆。又有中篇八卷，言神仙黃老之術，亦二十餘萬言。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，上愛而祕之。」

高誘淮南叙目云：初安爲辨達善屬文，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，孝文皇帝甚重之，詔使爲離騷賦，自旦受詔，日早食已，上而祕之。天下方術之士，多往歸焉；於是遂與蘇飛，李尚，左吳，田由，雷被，毛被，伍被，晉昌等八人，及諸儒大山，小山之徒，共講論道德，總統

仁義，而著此書……號曰鴻烈。鴻，大也；烈，明也；以爲大明道之言也……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。叙目又云：其（淮南子）旨近老子淡泊無爲，蹈虛守靜，出入經道，言其大也，則燾天載地，說其細也，則淪於無垠；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，世間詭異瓌奇之事；其義也著，其文也富，物事之類，無所不載，然其大較，歸之於道。

漢書藝文志謂：「雜家者流，有淮南內二十一篇。」

胡適淮南鴻烈集解叙曰：「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，一棄其畛畷，對其淑靜，非循一迹之路，守一隅之旨，其自身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。」

綜合以上所得，即有下列數種結果，爲研究淮南子者必須先決之問題

(一) 淮南子之時代 由文帝至武帝，爲漢初之學術發達，文藝復古時代。黃老盛行，文學優美，故淮南王書之思想學術，多趨於此方面。

(二) 淮南王安之個性 善文學，好讀書，鼓琴，行陰德，拊百姓，以流譽天下。且喜招賓客，交天下方術之士。

(三) 淮南王之環境 淮南王處學術發達之承平時代之既，怨其父之死，復以太子之故，恥行仁義而見削地，致使屢圖叛逆。故其書之所以成，亦欲以流譽天下，陰結賓客，以圖達其目的也。

(四) 淮南子非安所作 淮南書非安所手著，乃當時其門客中八公，及大山，小山，之所編纂者也。故謂此書爲淮南系之學說，亦

巽不可。

(五) 淮南子「結古代思想之總帳」——此爲讀淮南子不可不知之關鍵。淮南系之思想學說，頗爲駁雜，然其根本思想，近乎老子，故其大較，歸之於道。

(六) 淮南系之學說，頗爲當代所好尚。安入朝獻所著內篇，上好而祕之。上之所好，下有甚焉。安此書之投時好，從可想見。

(二) 淮南子哲學之基本觀念

(一) 根本思想——「道」——淮南子之所謂道，老氏之道也。道隱一篇，實爲老子之文，舉例作證，以明其義；而書中引老氏之語者亦甚多，此漢初重黃老之學，時勢使之然也。其爲道之界說曰：

「夫道者，覆天載地，廓四方，柝八極，高不可際，深不可測，

包裏天地，稟受無形。」（原道）

「夫太上之道，生萬物而不有，成化像而弗宰。」（原道）

由此觀之，則道者，超乎天地萬物之外，復周行乎天地萬物之中，以爲天地萬物之本。一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，道之性也。一無爲者，道之宗。」（主術）「柔弱者，道之要」

•（原道）「虛無者，道之舍。平易者，道之素。」•（椒真）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，故「無爲爲之，而合於道」，因其自然而推之，如執道之柄。故曰：「萬物固以自然，聖人又何事焉。」其所貴者因之也，卽所以無爲也，無爲則反於清淨，可謂達道矣。故曰：「夫無爲則得於一矣。一也者，萬物之本也，無敵之道也。」（詮言）

此所謂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」者也。亦所謂「由昭昭而冥冥，而

幾於道」者也。

淮南子曰：「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賤今，故爲道者，必託之於神農
皇帝，而後能入說。亂世闇主，高遠其所從來，因而貴之，爲學
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，相與危坐而稱之，正領而誦之：此見是非之
分不明」。(脩務)淮南系諸子知當世言道者之所蔽，在於託諸神
農黃帝而入說，故決然從老擇莊，而參之以先秦諸子之說，以不失
道之真詮。又復加之以別擇之精，取舍之明，故能有所獨到。其書
未嘗引神農之言，即所稱黃帝之言，亦不過一二見耳。

(二)無名 淮南子云：「夫道者，無私就也，無私去也」。(覽冥)
又云：「凡道者，形不可得而見，名不可得而揚」。(說山)又
云：「名與道，不兩明。人受名則道不用，道勝人則名息矣……」

欲尸名者必爲善，欲爲善者必生事，事生則釋公而就私，背數而任己。……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。……聖人揜迹以爲善，而息名於爲仁也。」•（詮言）是知名與道不兩立，名存則無道，道存則無名，無名之朴，得道之真。夫名者，知識之利器也。故淮南子之所主張者，在乎閒居而樂，無爲而治，棄智則道立矣。•秦族訓曰：「民知書而德衰，知數而厚衰，知券契而信衰，知械機而實衰」•此之謂也。

（三）論性 淮南系諸子以爲人之性，本清淨純粹，如白璧之無瑕。•其所以惡者，乃爲習俗所染，嗜欲所害者也。故曰：

「清淨恬愉，人之性也」•（人間訓）

「人之性無邪，久湛於俗則易，易而忘本，合於若性」•（齊俗訓）

「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，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。」（齊俗訓）

「夫縱欲而失性、勳未嘗正也……是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性」

●（齊俗訓）

「凡人之性，樂恬而憎憊，樂佚而憎勞。心常無欲，可謂恬矣。」

形常無事，可謂佚矣。」（詮言訓）

「水之性眞清，而土汨之。人之性安靜，而嗜欲亂之……夫唯

易且靜，形物之性也。」（傲真訓）

淮南系之論性，貌似孟子之性善，實則木老氏清淨淡泊之旨，莊子

樂天安命之義。其言養性，以反其初爲主。故曰：

「聖人之學也，欲以返性於初，而遊心於虛也。達人之學也，欲

以通性於遼廓，而覺於寂寞也。」（傲真訓）

「靜漠恬澹，所以養性也」•（倣真）

「遊心於恬，舍形於佚，以俟天命，自樂於內，無急於外，雖天下之大，不足以易其一髮，日月庚而無漑於志，故雖賤如貴，雖貧如富」•（詮言訓）

返性於清淨恬愉，然後養之通之，庶幾幾於道矣•是故淮南系論教育之旨，在乎因性而教•秦族訓曰：「無其性，不可以教訓；有其性，無其養，不能遵道•……人之性有仁義之資，非聖爲之法度而教導之，則不可使鄉方•故先王之教也，因其所喜以勸善，因其所惡以禁姦•故刑罰不用，而威行如流，政令約省，而化耀如神•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，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」•此性之大效也，亦近世性教育之本旨也•

(三) 淮南子之人生哲學

(一) 淮南子人生哲學之主旨 淮南子之根本思想在於道，故其人生哲學之主旨，亦不外乎達道。道者，至高而無極者也。德者，道之所散者也。仁義者，所以補救道德之失者也。所謂真人者，即能清淨恬愉、澹然無爲養性以體道者也。故曰：

「道散而爲德，德溢而爲仁義，仁義立而道德廢矣。」（俶眞）

「率性而行謂之道，得其天性謂之德，性失而後貴仁，道失而後貴義。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，禮樂飾而純樸亂矣。」（齊俗）

「靜漠恬澹，所以養性也。和愉虛無，所以養德也。外不滑內，則性得其宜，性不動和，則德安其位，養生以經世，抱德以終年，可謂能體道矣。若然者，血脈無鬱滯，五藏無虧氣，禍福弗能

撓滑，非譽弗能塵垢，故能致其極」●（淑真）

「所謂真人者，性合于道，故有而若無，實而若虛，明白太素，無爲復樸，體本抱神，以遊于天地之樊，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，而消搖于無事之業，浩浩蕩蕩乎，機械之巧弗載於心。……心志專于內，通達耦于一，……形若槁木，心若死灰，……抱其太滯之本，而無所容與，而物無能營，廓憫而虛，清靖而無思慮」●

（精神）

反於性，合於道，純然無知，淡然無欲，靜而不爭，以柔弱勝堅強，純粹樸素，質直皓白，而「入於天門」；不使外物私欲，鼓舞其智慧，以滿足其物質生活中無厭之谿壑，而造成劣等文化，以害社會。蓋人生之大患，厥爲恃強多欲，萬惡因之而起，爭鬪因之而生。

，社會因之而不甯，推其極端，則互相殘賊，終至於滅亡。一兵強則滅，木強則折，革固則裂，齒堅於舌而先之敝，故毅然倡柔弱主義：

「柔弱者，生之幹也；而堅強者，死之徒也；先唱者，窮之路也，後動者，達之原也」•（原道）

又曰：

「有以欲多而亡者，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」•（詮言）

欲求補救之法，唯有：

「守清道而抱雌節，因循應變，常後而不先，柔弱以靜，舒安以

定，攻大矜堅，莫能與之爭」•（原道）

「以其無爭於萬物也，故莫敢與之爭」•（原道）

總之淮南系諸子理想中之人生，爲：

「清目而不以視，靜耳而不以聽，鉗口而不以言，委心而不以慮，棄聰明而反太素，休精而棄知；故覺而若昧，以生而若死，終則反本未生之時，而與化爲一體，死之與生一體也。」（精神）

是不欲爲學問智識中之文明人，而欲爲渾沌洞同中之真人。此所以詛祝文明，而特標「自然」之人生觀也。

（二）自然派之人生觀 原道訓曰：「萬物因以自然」，精神訓曰：「吾處於天下，亦爲一物矣」。是則吾亦因以自然也。因以自然而生，因以自然而死，生其所自生，死其所自死，「死生一化也，「死生一體也。吾何容心哉？而况生乃徭役，死乃休息也，安見生之樂而死之悲也？又况物不因吾生而益衆，不因吾死而益寡，吾生也

寄於世，吾死也歸其故，吾又何容心哉？明死生之可齊，斯性之正，道之能通矣。其能言曰：

「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逸我以老，休我以死——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。……若人者，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，弊而復新，其爲樂也，可勝計邪？譬如夢爲鳥而飛於天，夢爲魚而沒於淵，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，覺而後知其夢也。今將有大覺，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。始吾未生之時，焉知生之樂也？今吾未死，又焉知死之不樂也？」（淑貞）

「譬吾處於天下，亦爲一物矣。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？然則我亦物也，物亦物也，物之與物也，又何以相物也？雖然，其生我也，將以何益？其殺我也，將以何

損？……其生我也，不彊求已；其殺我也，不彊求止。欲生而不事，憎死而不辭，賤之而弗憎，貴之而弗喜，隨其天資，而安之不極。吾生也有七尺之形，吾死也有一棺之土，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，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。然則吾生也，物不以益衆；吾死也，土不以加厚；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？」（精神）

此莊周之達觀也。此樂天主義之所以生也。由此種思想爲出發點，倡無知，無欲，無爲，無爭，清淨恬愉，閒居而樂之說。故曰：「聖人因時而安其位，當世而樂其業」，其所以安之樂之者，非好之而有爲也，實因其自然而無爲也。因其生之自然而生，即爲生活而生活，不以生活置於卑下人欲之物質文化之中，而以生活放諸虛無清淨之精神文化之內，此無知之知，無爲之爲，此亦精神論所由生。

也。

(三)精神論 精神論者，淮南子養生之道也。何謂精？曰：「五藏者，人之精」。又曰：「孔竅者，精神之戶牖；而氣志者，五藏之使候也」。高誘注云：「精者人之氣」。由此觀之，精者吾人稟賦之氣，充於體內，促血液之循環，而令人生者也。故曰：「血氣者，人之華也」。華之猶言精也。何謂神？高誘注云：「神者，人之守也」。精神訓云：「聖人以無應有，必究其理，以虛受實，必窮其節，恬愉虛靜，以終其命，是故無所甚疏，而無所甚親，抱德揚和，以順于天，與道爲際，與德爲鄰，不爲福始，不爲禍先，魂魄虛其宅，而精神守其根，死生無變於己；故曰至神」。此「守」之最高目標也。以人之所守養其氣血，以爲生活之精華，謂之精神。

故其論精神曰：

「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？」（精神）

「耳目淫於聲色之樂，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；五藏搖動而不定，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；血氣滔蕩而不休，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

矣」•（精神）

「夫精神氣志者，靜而日充者以壯，躁而日耗者以老，是故聖人將養其神，和弱其氣，平夷其形，而與道沈浮俛仰」•（原道）
 精神貴守而不貴馳•物欲害於外，所以馳也•清靜定於內，所以守也•守與馳之分，即善與不善之分也•本乎性與道而守之斯善矣，逆乎性與道而馳之斯不善矣•故曰：

「所謂爲善者，靜而無爲也；所謂爲不善者，躁而多欲也」•（

（汜論）

由此而言，精神之所以能守者，在乎靜而無爲也。苟能靜而無爲，則適乎性而物莫能惑。故曰：

「聖人心平志易，精神內守，物莫足以惑之。」（汜論）

此其大效也。由斯體道，其庶幾乎。日精既爲人之氣，則氣有邪正之分，即君子小人之分也。故其言曰：

「君子行正氣，小人行邪氣；內便於性，外合於義，循理而動，不繫於物者，正氣也；重於滋味，淫於聲色，發於喜怒，不顧後患者，邪氣也。」（詮言）

棄邪養正以爲善，所以使精神內守也。然則邪如何能棄？曰：

「凡治身養性，節寢處，適飲食，和喜怒，便動靜，使在己者得

，而邪氣因而不生」•（詮言）

此養生之道也•

（四） 淮南子之政治哲學

（一） 淮南子政治論之基本觀念 淮南子之政治論，根本於道，而發端於其人生哲學者也•故曰：

「國之所以存者，道德也•••••存在得道而不存大也，亡在失道而不在小也」•（汜論）

「心者身之本也，身者國之本也；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，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」•（泰族）

以此爲根據，以原天命，治心術，理好憎，適情性爲通治道•故有無爲而自治之論焉•詮言訓曰：

「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，布施而仁無章，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，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，故無爲而自治」。

欲無爲而治，則必反性之初，而歸於虛靜。虛靜則能得道，得道則能存國。故曰：

「爲治之本，務在於安民，安民之本，在於足用，足用之本，在於勿奪時，勿奪時之本，在於省事，省事之本，在於節欲，節欲之本，在於反性，反性之本，在於去載，去載則虛，虛則平，平者道之素也，虛者道之舍也。能有天下者，必不失其國，能有其國者，必不喪其家，能治其家者，必不遺其身，能修其身者，必不忘其心，能原其心者，必不虧其性，能全其性者，必不惑於道。」

（詮言）

此論似儒而實異於儒，蓋儒家之出發點，在於「格物致知」，所以求知也；而此論之出發點，在於虛靜而不惑於道，所以求無知也。此所以能無爲而治也。●本經訓曰：

「至人之治也；心與神處，形與性調，靜而體德，動而理通，隨自然之性，而緣不得已之化，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，無機祥而民不夭，不忿爭而養足，兼包海內，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」。

秦族訓曰

「民知書而德衰，知數而厚衰，知券契而信衰，知機械而實衰也。●「巧詐藏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，而神德不全矣」。

覽冥訓曰：

一以智爲治者，難以持國，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，爲能有之。……通于太和者，恬若純醪，而甘臥以遊其中，而不知其所由至也」。

主術訓曰：

「一任人之才，難以至治。……智不足以爲治，勇不足以爲強，則人才不足任明矣」。

民智不足恃也，人才不足恃也，推而至於法制，亦不足恃也。○（說詳後）至於仁義禮樂，乃救敗之方，亦不足恃以爲治也。○何以言之？禮義，廉恥，善惡，仁鄙，皆對待之名辭，使人知其一，即能推而知其相反者。○知有善則知有惡，知有仁則知有鄙，然世之所以有仁義禮樂，所以救敗也，非治之至也。○忿爭生然後貴仁，天性失然

後貴義，情欲熾然後貴禮，性情亂然後貴樂；故「仁者所以救爭也，義者所以救失也，禮者所以救淫也，禮者所以救憂也」。欲爲根本之解決，惟有使民無知無欲，因其自然，守其純樸，無爲而治，上下相忘，魚相忘於江湖，人相忘於道術，「其國治者，君臣相忘」夫豈特君臣相忘哉，國之人無不相忘也。故曰：

「古之人，有處混冥之中，神氣不蕩於外，萬物恬漠於愉靜……當此之時，萬民猖狂，不知東西，含哺而遊，鼓腹而熙，交被天和，食于地德，不以曲故是非相尤，茫茫沈沈，是謂大治」。

（倣真）

此真「因以自然」之放任主義也。故其理想中之烏託邦，爲：

「聖主在上，廓然無形，寂然無聲，官府若無事，朝廷若無人；

無隱士，無軼民，無勞役，無冤刑，四海之內，莫不仰上之德；象主之指，夷狹之國，重譯而至」。（秦族）

此老子所謂「其政悶悶，其民純純」者也。淮南子之所以有此思想者，實由秦室專制之淫威，與楚漢爭競之影響，有以使之然也，但於實際方面，斷無此種思想之國家政治，此亦淮南之所知者也。——無已，其由人事上兼採儒法乎。故曰：

「太上神化，其次使不得爲非，其次賞賢而罰暴」。（主術）

可知淮南子政治論之最高點，爲太上之神化，苟不能至此，則將救之以仁義法制，此淮南子政治論轉移之關鍵也。

（二）變法改制 淮南子以爲仁義禮樂，可以救敗，法制可以輔道而治。故曰：

「國之所以存者，仁義是也。……國無義，雖大必亡」。(主術)
 「權衡規矩，一定而不易，不爲秦楚變節，不爲胡越改容，常一而不邪，方行而不流，一日刑之，萬世傳之，而以無爲爲之」。

(主術)

是則法制定而後以無爲爲之，似可以爲治矣，又何爲而變法改制乎？曰，淮南子以人爲法依附於自然法，又以萬物因以自然。自然法有以人而變，以時而變之趨勢，故人爲法亦不能不因人因時而變。蓋「因」者，淮南子之所最重，而以之應變者也。淮南子以爲輔治者法，制法變法者人。故一方面雖言：

「法者天下之度量，而人主之準繩也。……法定，中程者賞，缺繩者誅，尊貴不輕其罰，而卑賤者不重其刑，犯法雖賢必誅，中

度者雖不肖必無罪」•（主術）

而一方面又言：

「法制禮義者，治人之具，而非所以爲治也•••••天下豈有常法哉」？（汜論）

「法度者，所以諭民俗而節緩急也•••••夫聖人作法，而萬物制焉」•（汜論）

「法雖在，必待聖而後治」•（秦族）

由此觀之，則人爲之法，所以應世之治亂，因政治上之需要而產生者也•吾人試觀「心不知治亂之源者，不令制法」，（汜論）一語，即可推知淮南子論法之本意，頗含有因時而變之意義；而所重者，在乎制法之人•故其論變法改制曰：

「變法者，非無法也，有法而不用，與無法等（主術）」

「天地之道，極則反，盈則損，五色雖朗，有時而渝，茂木豐草，有時而落，物有隆殺，不得自若。故聖人事窮而更爲，法弊而改，制非樂變古易常也，將以救敗扶衰，黜淫濟非，以調天地之氣，順萬物之宜也。」（泰族）

「五帝異道，而德覆天下，三王殊時，而名施後世，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。……先王之制，不宜，則廢之。……禮樂未始有常也。故聖人制禮樂，而不制於禮樂。」（汜論）

變法改制，爲輔助政治進行之手段，其所貴者，在得人耳。故曰：所任者得其人，則國家治，上下和，羣臣親，百姓附；所任非其人，則國家危，上下乖，羣臣怨，百姓亂。（主術）

然不特得人而已，尤須能集羣力，合衆智，以任國事，此所以能廢先王不宜之治，而立適應時世之法也。故曰：

「積力之所舉，則無不勝也，衆智之所爲，則無不成也。」（主術）

「乘衆人之智，則無不任也，用衆人之力，則無不勝也。」（主術）

（五）淮南子之文學

美哉！淮南子之文也！上承老莊孟荀之風，下啟兩晉六朝之華。其勁幹蒼老似老孫，其氣魄雄健如孟荀，其淋漓酣暢，如長江大河，一瀉千里，浩浩蕩蕩，無所阻礙者，則胎息乎莊子。故此書雖爲叙述哲理之作，實帶有文學之色彩，今就其富有文學性之數點言之。

(一) 美妙之精神 凡文學必具有妙之精神，然後乃能發生美感，以引動讀者之心。淮南子之文，繁華壯麗，紆曲窈窕，能令讀者意爲之妍，神爲之往，心爲之快，氣爲之暢，於不知不覺之中，已能使讀者之心，信其說之是，認其說之真。故其美妙之精神，非賦有文學性者莫之能也。

(二) 通俗性 文學之有通俗性者，其效力必大，淮南子果有通俗性乎？居今日而讀此書，苟無許高之注及清代王，俞，孫，莊，洪，陶，諸子之校，則信屈聱牙，誠難卒讀，似無通俗性矣。然吾輩生二千年後，讀二千年前之書，文字之變遷，板本之錯誤，蓋不知凡幾，宜乎難矣。獨不思此書述老，莊，儒，墨之理者也。而此書之文，較諸道德，南華，墨經等，則顯明易解，而此書之通俗性，亦

較老，莊，墨諸書爲多。且書中每述一種思想，必舉例作證，以明其意義，使老，莊，儒，墨暗晦難明之思想，瞭然畢呈於閱者之心目中，亦可謂得文學藝術之妙矣。且其書多雜漢時方言，明白易曉，與一般貴族文學，務以艱深相尙者，大相逕庭。

(三)藝術性 淮南子之文，極重脩辭。其章法句法，立意求工，甚至一字之微，亦皆具匠心之巧。加以網羅之富，取擇之精，故藻華典麗，開駢文之先河。是非有藝術性者，不能爲此藝術化之文也。吾人讀淮南子，僅就其文章之本身論，實爲不可磨滅之文。溯其原因，蓋有二端：

(一)文景及武帝之時，上愛藝文，故優美之文學，成爲一時風尙，淮南子受時勢之影響，應時勢之要求，不能不如此。

(二) 淮南王安處此文風極盛之世，其自身復好文學，故爲其著此書之賓客，自必投其主之所好，而行之以審美脩辭之文，此淮南子書所以爲漢代文章中之佳品也。

(六) 對於淮南子之批評

(一) 淮南子之弱點

(甲) 無特別獨創之思想 淮南子之思想，無不淵源於先秦諸子；其根本思想，出於道家，其政治論之一部分，雜取儒法，間有論事物之文，足以表現其有名學思想者，則淵源於墨經，是能述而不作，能集合而不能獨創者也。夫思想界之光明，貴乎創造，苟已無特別獨創之思想，則發爲言論，雖叙述詳明，文章美妙，亦無異代古人發表思想之留聲機，此淮南子書自身之弱點也。

(乙)多神話 淮南子書中神話甚多，如女媧煉石補天，后羿射日，龍負禹舟，女媧七十二化等，不勝枚舉。今人讀之，每覺怪誕不經，奇離飄渺，神秘莫測。此蓋因當時淮南王安所招致爲此書者，皆天下方術之士，故其言論，多神秘之思，流風所及，愈趨愈下，一變而爲五行之說，再變而爲諷經拜神之教，尙有遺風，遠矣邈哉，莫之能及也已！

(二)淮南子之優點

(甲)結束先秦思想 此種用總帳式整理古代思想之書，對於當時及後世，有莫大之貢獻。且將古代思想，出之以鮮艷明瞭之文，使讀此書者，較之讀古人之書，用力少而所求得者多，其價值爲何如乎！

(乙)博而得其要 淮南子一書，繁則繁矣，博亦博矣，貌似矛盾衝突之處，亦有之矣。讀者不察，即以爲矛盾衝突，此則大誤。例如淮南子之政治論，苟不察其關鍵之所在，必以爲雜採道儒法三家之言，持論互相矛盾而不知非也。主術篇曰：

「太上神化，其次使不得爲非，其次賞賢而罰暴」。

此雖寥寥三語，已將各家政治論，大分鴻溝，別其等次，而爲分別之敘述矣。此所謂：

「棄其畛畷，斷其淑靜，……非循一迹之路，守一隅之指」。

(要略)

太史公謂淮南「因陰陽之大，順儒墨之議，撮名媛之要」，信哉

(七) 結論

淮南子主要之思想，在其哲學思想，其主要之學問，亦在其哲學文學。雖駁雜而有所歸，雖繁富而得其要，此所以「折衷周秦諸子，結古代思想之總帳」者也。然其大較，歸之於道，故能繼老莊之成，而爲道家之中樞。今觀其全書，則論道，論性，論精神，生死，與夫放任之政治論，人爲之法制論，旨深哉！老莊而後，邈不可多得也。

十三，八，十，於陸東大學

